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二十三回 劉元海破陣王彌

話說弘祖不識那陣，述與侯有方，有方心下已是明白，且未敢說破，答弘祖道：「此陣也只平常，但未可遙度，到明日待我看過，自有理會。」弘祖只得依言，不敢再問。至次日，侯有方令軍中布起雲梯，同弘祖登梯觀看，只見那碗明燈與燈下那員大將，昨日在卯門上，今日已移在寅門內看得清。弘祖對有方道：「昨日那碗燈在那一門，今日卻移在這一門了，這是何意？」有方道：「此不足為奇，這陣叫做太陽躔次陣，外按上天二十八宿，中按金術水火土五星，每七宿分屬一方，就有三個中氣，為太陽所躔次，所以每陣有三座旗門，三員大將。那碗明燈與那大將正是取太陽之象，太陽到霜降日，躔大火之次入卯，到小雪日躔析木之次入寅。昨日還是霜降節氣，太陽還在大火之次，所以那碗燈在卯門，今日是小雪日，太陽該躔析木之次，所以那碗燈移在寅門，此是定理，不足為奇。」弘祖道：「軍師既明此陣，便當著人去對蒲洪說，看他再有何陣！」

有方依言，就令石季龍到他營前說道：「蒲洪聽著，你那太陽躔次之陣，只好瞞著別人，如何卻來瞞我！有好的快再排來，若只如此的，我軍中小將個個會排，不足為異。」說得蒲洪默然不語。停了半晌說道：「既會識，可會破麼？」石季龍一頭走一頭答道：「既識之，何難破？」就一徑回到營中，將蒲洪之言告知弘祖。

弘祖道：「他要我破，軍師將用何計？」有方道：「破是易破，只是那蒲洪，我見他滿面都是妖氣，臨陣之時，一定倚仗妖術傷我三軍，所以躊躇。」弘祖道：「軍師的法術出神入化，世上無雙，何反怕此蒲洪？」有方道：「固是如此，但吾不欲與他鬥法，須是三軍自能立定，不為妖法所迷，方見吾等作用。」弘祖道：「這卻難了！」有方道：「也不難。須是尋得一種仙草到來此亦是妖草矣，人人各佩一葉，自然勇氣百倍，自然妖不能侵。」弘祖道：「此草叫什麼名色？出在何處？」有方道：「此名為金絲草，細葉紫花，平常人食之可以去毒，又能去邪氣，那方書之所不載，卻是出在錦城雲頂山上，一時不能猝辦，所以未敢出兵。」弘祖道：「錦城到此有數千餘里，安可必得？不如軍師自己作法的為便。」

有方還未及回答，忽然間耳邊撲刺刺的聲響，眾人俱各抬頭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件，正是前日酒席上飛去的那只白鵲，寂地飛進營中，落在弘祖面前。眾人俱各驚異，自前來看，只見那石鵲口內銜著一絲碧綠的細草，吐在案上。侯有方看見，取起那草仔細一看，不覺大喜，對弘祖道：「大奇！大奇！」弘祖忙問道：「什麼大奇？」侯有方遞與那種草說道：「這不是金絲草！」弘祖聽說，也喜不自勝，看了一看說道：「果然大奇，果然大奇！這個小小的鵲兒，便預知此事，不遠千里就去取了來，豈小是件至寶？」眾人見的，俱各嘖嘖歎賞稱羨不已。有詩為證：

石鵲先知排陣來，預將仙草去銜回。  
有方不用愁妖術，趙氏須教顯將才。  
飛騰千里知人意，回入三軍喜若雷。  
從此蒲洪無計策，陣前惟有骨侵苔。

弘祖得了金絲草，將石鵲珍藏好了，便寫書蒲洪，約定明日午時破陣。蒲洪得書，就將原書批回，打點明日午時作法廝殺，不在話下。

果然到了明日，弘祖便傳令諸將，都到帳前，聽侯有方調遣。有方道：「陣雖易破，但未知他陣中虛實何如。且先令一將殺入陣中，探看消息，然後再用計破之可也。」弘祖依言，便問：「誰人敢去先見頭陣？」只見前軍大將桐凌霄應聲出道：「小將願往。」弘祖許之。那桐凌霄跨上駭雞犀，提了日月大刀，雄糾糾殺奔而來，竟望軍中那碗紅燈。蒲洪在將台上看見，忙執令牌在手，敲了兩下，只頃刻間，陣中霹靂交加，走出一群猛獸來，竟奔桐凌霄。桐凌霄雖是有本領的人，一時也不及防備。回身便走。忽然一聲炮響，東陣上旗門開處，卯門內轉出大將賀循，一馬趕上，輕舒猿臂，將桐凌霄捉入陣中去了。

從軍見桐凌霄被擒，敗回本寨，報知弘祖。弘祖忙接有方定計，去救桐凌霄，只見旁邊惱了車騎大將軍齊萬年，掄刀而出說道：「待小將去救桐將軍回來。」說罷，不等弘祖開口，竟自出營，殺入陣中。蒲洪看見又是一人殺來，仍舊將令牌敲動，只見霎時間金鼓一振，一個青面獠牙的鬼判競奔齊萬年。齊萬年是見慣兇家軍的怪狀，更不懼怕，舞大刀就殺。約戰有十餘舍，忽聽得一聲炮響，北方陣子上門內撞出大將庾翼，手起一刀，將萬年砍於馬下。正是：

功名未就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淚滿襟。  
陣還未曾破動，先折了兩員大將。有詩為證：  
奮勇爭先已自擒，萬年更爾淚沾襟。  
有方久已知難近，故教英雄喪此身。

弘祖知萬年被殺，不勝大怒道：「萬年乃是開國功臣，今為蒲洪所殺，將何面目去見趙王？吾當親自引兵與他報仇，一定要捉那奸賊，碎屍萬段，方雪此恨！」有方道：「齊將軍不等軍令，輕敵喪生，此是天命使然。元帥且省煩惱，破了此陣，蒲洪自然就擒，齊萬年之仇也報了。」弘祖聽說，便令有方用計。有方將金絲草取出，各人分與一葉，令他帶在身邊，就指著石季龍說道：

「他東方一陣，按著辰卯寅，雖有三座旗門，三員大將，總是屬木，汝只打著白旗、白袍、白馬，用相剋之義，只取中一門卯將，自無不克。」石季龍領計去了。有方又指著段方山道：「他北方一陣，按著丑、子、亥，也有三座旗門，三員大將，總皆屬水，汝只打著黃旗、黃袍、黃馬，以土剋水，直衝中一門子將，可獲全勝。」方山也領計去了。又對慕容魔道：「他西方一陣，按戌、酉、申。中間三座旗門，三員大將，只有中一為旺，你只打著紅旗、紅袍、紅獸，以火剋金，直取中間酉將，彼必大敗。」慕容魔也受計去了。又對呼延晏道：「他那南陣，是按南方未、午、巳，也是三座旗門，三員大將，中一將為主，汝只打著黑旗、黑甲、黑馬，直取一門午將，以水剋火，必獲大捷。」呼延晏也受計去了。有分教，此一去：

任你蒲洪多智勇，難逃五虎攬中軍。

有方分撥四將已定，又喚過符登、崔賓佐、王子春、王濬、費廉五將吩咐道：「他陣中還有五員裨將，接著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星，分列四方，你五人可各按青、黃、赤、黑、白五色，殺入陣去，也用相剋之義，各尋敵手，不可錯敵，錯則必為所擒。」五將也領計去了。

有方見五將既去，卻對弘祖道：「諸將此行，必獲大勝。但那王彌坐鎮寅門，正應太陽之戰，非諸將可敵，必得元帥親行，方保萬全。」弘祖道：「軍師有令，敢不聽從。」有方道：「元帥但黑甲、黑衣，騎著黑烏騾，殺入陣中，竟取寅門坐鎮的王彌，先將明燈砍滅，自無不勝矣。」弘祖依言，即時結束齊整，竟自出營去了。正是：

雖然坐鎮中軍帳，也向軍前立一功。

有方分撥已完，與烏桓坐鎮帳中，只等軍前消息不提。

卻說石季龍白旗銀鎧，引兵前來，竟衝入青旗隊裡，直取卯門，賀循戰有十餘合，蒲洪在台上將令牌擊動，忽然一陣黑風望季龍吹來，季龍是有金絲草在身邊，全然不覺，其戰愈力。蒲洪看見風不能迷，一敲金鐘響，辰寅二門衝過桓彝、謝幼輿一齊殺來。季龍大喊一聲，提起蛇矛，將謝幼輿一矛刺於馬下。賀循看見，提刀砍來，又被季龍一矛刺中肩膀，負痛而走。桓彝見他連刺二將，不敢復戰，逃出陣外而去。季龍遂招兵大殺一陣，七員裨將俱不能抵敵，遂破了東方一陣，唱凱而回。有詩為證：

斬將奪旗石季龍，持矛到處有威風。

東方一陣身先敗，謝賀於今恨不窮。

再說第二隊段方山打北方一隊，看清黑旗隊裡，衝到子門庾翼帳下，提起畢燕錘就打，庾翼接住，大殺一陣。忽然將台上衝下一隻虎來直奔段琨。段琨因持有金絲草，全不理他，與庾翼力戰不休，那猛虎也就泯然不見了。蒲洪見法又不行，只得又擊動金鍾，再侃、薛瑋聽得，從丑、亥二門轉出，來攻段方山。段方山見三人齊出，心生一計，望陣外就走。薛瑋要占頭功，當先趕出陣來，被段琨提起畢燕錘，當頭打來，薛瑋大叫一聲，跌死馬下。段琨既打死薛瑋，復翻身殺入陣中，正遇庾翼，也是一畢燕錘打落馬下，活捉過坐騎。陶侃見二人敗陣，料難取勝，同著七員裨將逃出陣外去了。於是北方一陣，又為段琨所破。有詩為證：

段子英雄勇更先，畢燕過處將無前。

庾氏遭擒薛氏死，北方陣裡恨咽咽。

又有第三隊慕容廆打著紅旗，飄飄揚揚蕩開旗門，殺入白旗隊裡。當有中門西將何續接住，兩般兵器並舉，戰到十餘合，何續看看抵敵不住。蒲洪看見，忙將手中寶劍一指，只見何續頭上顯出一尊金甲神來，手拿寶杵，望慕容廆打來。慕容廆也有金絲草，那裡怕他，提起金鋼照看金甲神一下，金甲神忽然不見，反將何續連頭帶盔，打得腦漿迸裂而死。蒲洪見金甲神不能取勝，反喪了何續，心下大怒，忙敲金鍾，戌、申二門轉過卞壺、王彬，大叫：「慕容廆休得逞強，有我二人在此！」慕容廆見說，提起金鋼就打，一人戰兩人，又戰有二十餘合，慕容廆殺得性起，一鋼將王彬打死。卞壺見王彬身死，不勝大怒，招動七將，渾殺過來，慕容廆衝入中軍，左衝右突，七將之中，打死了三將，卞壺也著了一鋼，吐血而逃。有詩為證：

血戰更無雙，西方隊又傷。

號稱五虎將，惟爾最為強。

四陣也破了三陣，只有南一陣該是呼延晏攻打。那呼延晏打著黑旗到了陣前，提著青龍刀殺進陣，午門下趙士仁聽見，抖擻精神，勢如狼虎。呼延晏見戰不下趙士仁，虛拖一刀，望陣外就走。趙士仁不知是計，拍馬追來。呼延晏悄悄地帶住了刀，身邊取紅盒，揭去蓋，只見一隻金鷹騰空而起，飛到趙士仁面上，將他眼睛亂啄。趙士仁雙目不能開視，跌於馬下。呼延晏回轉坐騎，只一刀，將趙士仁砍死，復殺入陣來。蒲洪看見，不勝憤怒，此番竟不作法，將金鍾連敲幾下，只見未門、巳門上，桓謙、溫嶠並力殺來，勢不可當。呼延晏看見，略鬥數合，手起一刀，砍中溫嶠頭盔，溫嶠吃了一驚，先自走了。只桓謙力戰未休，又被呼延晏一刀砍來，卻好肩上下卸，也吃了一驚，逃奔去了。七員裨將見呼延晏勢如猛虎，那個敢戰，引著殘兵各自散了。也有詩為證：

會見呼延晏，軍中逞戰功。

蒲子空排陣，盡破一時中。

四陣既破，只見符登、崔賓佐、王子春、王濬、費廉一同殺入中軍，各尋對手，真個殺得神號鬼哭，晉將四分五落，不敢迎戰。少頃，又見劉弘祖提著金鞭，坐著烏龍騾，殺到王彌面前，只一鞭。將紅燈打倒，競望王彌沒頭沒面打來。王彌見勢頭不好，略鬥數合，望陣後就走，弘祖卻不去追他，竟入中軍來尋桐凌霄針線井井。只見桐凌霄昏昏沉沉，睡在地下，就如酒醉的一般。弘祖明知是被妖術所迷，遂命軍士尋著他的坐騎，扶他上去坐了，竟自掌得勝鼓回營。有詩為證：

弘祖施威膽氣雄，王彌心下恨重重。

非關公亮無良策，只為有方秘計隆。

大將晉營連喪失，凱歌趙氏又何濃。

陝州城外橫枯骨，淚滿荒郊起暮鍾。

弘祖破了太陽躔次陣，唱凱回營，諸將各來請功。石季龍報稱刺死謝幼輿，殺傷賀循；段琨報稱打死薛瑋，活擒庾翼；慕容廆報稱打死何續、王彬，殺傷卞壺，又打死裨將三人；呼延晏報稱砍死趙士仁，又砍傷溫嶠、桓謙。弘祖一一賞畢。又見符登、崔賓佐等五人各來獻功，符登獻上兩個首級；崔賓佐活捉裨將傅友德；王子春、王濬各獻一級；費廉活捉裨將顧志忠，又奪得兵仗器甲無數。弘祖也各賞畢。一面叫去尋了齊萬年屍首埋葬，將傅友德、顧志忠，庾翼三人帶過來，跪在面前，問其肯降否，庾翼道：「既為晉臣，豈肯降敵？」弘祖道：「義士也。」即令放去。又問傅友德、顧志忠道：「你二人如何？」二人一齊答道：「元帥天威，誠非吾輩所敵，縱使回去，必為所擒，情願納降。」弘祖道：「智士也。」即命冠帶相見，待後日戰陣有功，再加官爵。諸將見弘祖賞罰有條，更不殺戮降將，無不悅服。為詩以贊之：

仗義行兵出並州，軍功到處有奇謀。

平生不殺歸降將，賞罰分明莫與儔。